趙神德　賈嘉隱　歐陽詢

高士廉　裴略　劉行敏

竇玭　狄仁傑　楊茂直

左右臺御史　杜文範　御史裏行

張元一　吉頊　朱隨侯

李詳

趙神德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馹客館中閑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即云趙神德天上既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

唯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區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媿謝遣之出啓顏錄

賈嘉隱

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无忌徐世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邪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邪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年十一二貞觀年被舉雖有俊辯儀容醜陋嘗在朝堂取進止朝堂官退朝並出俱來就看餘人未語英國公李勣先即諸宰貴云此小兒恰似獠面何得聰明諸人未報賈嘉隱即應聲答之曰胡頭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舉朝人皆大笑出國史纂異

歐陽詢

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瑀箭俱不著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彊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爲此乃應是宋公出啓顏錄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選其人齒高有選人自云解嘲謔士廉時著木屐令嘲之應聲云刺鼻何曾噦踏面不知嗔高生兩箇齒自謂得勝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僉載

裴略

唐初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

人卽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辯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戲彦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彦博卽令嘲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彦博大喜卽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牆大聲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賢路卽推倒彦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牆亦乃着肚當爲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歡笑卽令送吏部與官

出啓顏錄

劉行敏

唐有人姓崔飲酒歸犯夜被武侯執縛五更初猶未解長宴令劉行敏鼓聲動向朝至街首逢之始與解縛因詠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嚴更噗頭拳下落高譬掌中杖迹胃前出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武陵公楊文瓘任戶部侍郎以能飲令宴蕃客渾王遂錯與延陀兒宴行敏詠曰武陵敬愛客終宴不知疲遣共渾王飲錯宴延陀兒始被鴻臚識終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長歎傷何爲李叔愼賀蘭僧伽面甚黑杜善賢爲長安令亦黑行敏詠之曰叔愼騎烏馬僧伽把漆弓喚取長安令共獵北山熊出啓顏錄

竇竮

唐許子儒舊任奉禮郎永徽中造國子學子儒經祀當設有階級後不得階竇竮詠之曰不能專習禮虛心彊覓階一年辭爵弁半歲履麻鞋瓦惡頻蒙攊音國牆虛屢被杖

皆映樹便側聽過匱即放乖歲暮良功畢言是越朋儕今反
曰綸言降方知愚計喝音口懷反出唐類錄

狄仁傑

唐狄仁傑倜儻不羈嘗授司農員外郎每判事多爲正充卿同異仁傑不平之乃判曰員外郎有同側室正員卿位擅嫡妻此難曲事女君終是不蒙顏色正員頗亦慙悚時王及善豆盧欽望拜左右相仁傑以才望時議歸之頗冀此命每戲王豆盧略無屈色王豆盧俱善長行既拜謂時宰曰某無材行濫有此授狄謂曰公二人並能長行何謂無材行或曰左相事云適已白右相狄謂曰不審喚爲右相合呼爲有相王豆盧問故狄曰公不聞聰明兒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謂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怊怊出御史臺記

楊茂直

唐楊茂直任拾遺有補闕姓王精九經不練時事每自言明三教時有僧名道儒妖訛則天捕逐甚急所在題云訪僧道儒茂直與薛兼金戲謂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閒云何關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則佛教道則老教何不關吾事乃驚懼與寢不安遂不敢歸寓於曹局數宿祈左右愼其事意復共誑之憂懼不已遇人但云實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寬慰云別訪人非三教也乃敢出出御史臺記

左右臺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臺御史有遷南省仍內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臺議之爲五墨三仍左臺呼右臺爲高麗僧言隋漢

僧赴齋不呪願嘆唄但飲食受矚而已譏其掌外臺在京
輦無所彈劾而俸祿同也自左臺授左臺號爲出蕃自左
臺授右臺號爲沒蕃每相遇必相嘲謔不已也出御史臺記

杜文範

唐杜文範襄陽人也自長安尉應舉擢第拜監察御史選
殿中授刑部員外以承務郎特授西臺舍人先時與高上
智俱任殿中爲侍御史張由古宋之順所排慮與上智遷
員外旣五旬由古之順方入省文範衆中謂之曰張宋二
侍御俱是俊才由古問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騎
上牛趍及殿中舉衆歡笑出御史臺記

御史裏行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置
裏行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
內令史不下驢衝過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
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許之謂驢曰汝技藝可
知精神機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御史羞慙而
止出國朝雜記

張元一

周則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因則
天嘗問郎中張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
着綠逐仁傑著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
千里將姓作名吳栖梧左臺胡御史右臺御史胡胡元禮
也御史胡蕃人爲御史者尋改他官周革命舉人具州趙
厚耽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詈之爲中

霜穀束元一目爲梟坐鷹架時同州魯孔丘爲拾遺有武
夫氣時人謂之外軍主帥元一目爲鶖入鳳池蘇味道才
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
才不出凡俱爲鳳閣侍郎或問元一曰蘇王孰賢荅曰蘇
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荅曰得霜鷹俊捷
被凍蠅頑怯時人伏能體物也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河
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駱謐整從北數千
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荆州軍資器械遺棄道路聞賊已
退方更向前軍廻至都置酒高會元一於衆前嘲懿宗曰
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堦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甲杖
擬拋却騎猪正南據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
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構不是卒辭上曰爾付

韻與之懿宗曰請以奉韻元一應聲曰裹頭極草苴掠髮
不奉奉未見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悅王極有
慙色懿宗形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周靜樂縣主河內
王懿宗妹懿妹短醜武氏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
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銜綠草羅定知幃帽底
儀容似大哥則天大笑縣主極慙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
一足蹇元一目爲行輸方相亦號爲衛靈公言防靈柩方
相也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目爲望
柳駱駝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髆傴身黑而且瘦目爲嶺南
考典駕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體垢膩目爲光祿掌
膳東方虬身長衫短骨面粗眉目爲外軍校尉唐波若矮
短目爲蠻屈蜀馬目李昭德卒子銳胡孫修文學士馬

吉甫耿一目爲端笴師郎中長儒子視望陽目爲岬醋漢
汜水令蘇徵舉止輕薄目爲失孔老鼠出朝野僉載

吉頊

周張元一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頊目爲逆流蝦蟇
出朝野僉載

朱隨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佘朱九並姿相少
媚廣州人號爲三樵七肖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隨侯傍
道走廻頭語李郎喚佘朱九張鷟目隨侯臞亂士梟朝野僉載

李詳

周李詳河内人氣俠剛勁初爲梓州監示尉主書考日刺
史問平已否詳獨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筆書考詳曰
請考使君即下筆曰性斷大事好勾小稽自隱不清疑人
總濁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罷出朝野僉載

嘲哨三

張鷟　石抱忠　鄭愔

宋務先　傅巖　侯味虛

賈言忠　司馬承禎　李敬玄

格輔元　祝欽明　姜師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黃幡綽　賀知章　王維

甘洽　喬琳　契綝秃

宋濟　安陵左史　崔護

張鷟

則于革命舉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

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者傲誕自縱露才揚已高巾子長布衫南院吟之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於朝堂決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卽宜放却先知於是手面無色唐豫章令賀若瑾眼皮急項蘇粗騖號爲飽乳犢子劍出朝野僉載

石抱忠

石抱忠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詢古同知選抱忠素非靜愼劉奇又著清平詢古通婚名族將分鈐時人語曰有錢石下好無錢劉下好士大夫張下奸斯言果徵復與許子儒同知選劉奇獨以公清稱抱忠師範子儒頗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時人又爲之語曰碩學師劉子儒生用與言抱忠後與奇同棄市選人或爲擯抑者復爲語曰今年柿子併遭霜須籍爲語石榴須早摘抱忠在始平嘗爲詩曰平明發始平薄暮至何城庫塔朝雲上晃池夜月明略約橋頭逢長史欃星門外揖司兵一羣縣尉驢騾縣聚數箇參軍鵞鴨行出御史臺記

鄭愔

唐鄭愔嘗黜選人爲癡漢選人曰僕是吳癡漢卽是公愔令詠癡吳人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七八九夜還書復借書愔本姓鄭改姓鄭時人號爲鄭莫鄭出朝野僉載

宋務先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權要多爲人所

諛不之覺也每篇輒爲宋務先書以光臺月俸幾盡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筆所稱篇詠不爲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詠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臺記

傅巖

唐傅巖魏州人本名佛慶嘗在左臺監察中雷而中雷小祠無犧牲之禮比迴悵望曰初一爲大祠乃全踈薄殿中梁載言詠之曰聞道監中雷初言是大祠狼傍索傳馬傴動出安徽衛司無帝幕供膳乏鮮肥形容消瘦盡容徃復空歸出御史臺記

侯味虛

唐戶部郎侯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曰大熱有毒又書云大熱有毒主除邪佞杜姦回報寃滯止淫濫尤攻貪濁無大小皆搏之畿尉簿爲之相畏還使惡爆直忌按權豪出於雍洛州諸縣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曰炙乾硬者爲良服之長精神減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僉載

賈言忠

唐賈言忠撰監察本草云服之心憂多驚悸生白髮時義云裹行及試員外者爲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毒微歇殿中爲蘿蔔亦曰生薑雖辛辣而不爲患侍御史爲脆梨漸入佳味遷員外郎爲甘子可久服或謂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觸之則發亦無常性唯拜員外郎號爲摘去毒歡悵相半喜遷之惜其權也出御史臺記

司馬承禎

唐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應召至京將還職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景處何必在遠承禎徐荅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矣藏用有慙色出唐新語

李敬玄

唐中書令李敬玄爲元帥討吐蕃至樹敦城聞劉尚書汲蕃着韈不得狼狽而走王杲副總管曹懷舜等驚退遺却麥飯首尾千里地上尺餘時軍中謔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見賊不敢鬬總由曹新婦出朝野僉載

格輔元

唐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盡祖被而坐監察御史杜易簡戲誚之曰有恥宿龍門精彩先瞰渾眼瘦呈近店睡響徹遥林捋囊將舊識擊被異新婚誰言驄馬使翻作蟄熊蹲出御史臺記

祝欽明

唐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專碩肥腩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爲媼媼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出朝野僉載

姜師度

唐先天中姜師度於長安城中穿渠繞朝堂坊市無所不至上登西樓望之師度堰水灌柴栰而下遂授司農卿於後水漲則奔突水縮則竭涸又前開黃河引水向棣州費億兆功百姓苦其淹漬又役夫塞河口開元六年水泛溢

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槩沒盡師度以爲功官品益進又有傳孝忠爲太史令自言明玄象專行矯謫京中語曰姜師度一心看地傳孝忠兩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矯並斬之出朝野僉載

姜晦

唐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濫掌銓衡會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都由座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猪肉所以名爲姜侍郎出朝野僉載

魏光乘

唐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行急魏光乘目爲趍蛇鸛鵲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爲胡鼠貓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椹毋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髯目爲醉部落精舍人齊處冲好眇目視日云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爲月本國使人又目舍人鄭勉爲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諳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爲煙熏地术日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伸嗣爲熱熬上猢猻目補闕袁暉爲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爲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水蝦蟇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州新興縣尉出朝野僉載

邵景

唐邵景安陽人擢第授汾陰尉累轉歙州司倉遷至右臺監察考功員外時神武皇帝即位景與殿中御史蕭嵩韋鑒俱昇殿行事職掌殊別而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

鏗無命景嵩狀貌類胡景鼻高而嵩鬚多同時服朱紱對立於庭鏗獨簾中竊窺而詠曰一雙胡子著緋袍一箇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且去聲立自慙身品世間毛舉朝歡詠之他日虞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肥而短景詠之曰飄風忽起團圞旋倒地還如着脚饅莫怪殿上空行事却爲元非五品才出御史臺

黃幡綽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頰願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出開天傳信記

賀知章

唐祕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異知章將行泣涕辭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之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於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邪我實吳人孚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爲瓜子邪出開天傳信記

王維

唐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出盧氏雜說

甘洽

唐甘洽與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計爾應姓田

爲你面撥獺抽却你兩邊仙客應聲曰甘計你應姓丹爲你頭不曲廻脚向上安出啓顏錄

喬琳

唐朱泚始亂源休姚令言等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鍊曰若度其才卽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爲休不奈官職喬琳性好諧謔因語舊僚曰源公眞謂火迫鄰侯倜儻出唐新語

契綠禿

唐京城有僧性甚機悟病足有人於路中見嘲之曰法師是雲中郡僧曰與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貧道作契綠禿其人詐之曰雲中郡言法師高遠何爲是辱僧曰雲中郡是天州翻爲偷盧是毛賊毛賊翻爲墨槽傍邊有曲錄鉄翻爲契綠禿何事過相罵邪前人於是愧伏出啓顏錄

宋濟

唐許孟容與宋濟爲布素之交及許知舉宋不第放牓後許頗慙累請人申意兼遺門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謁焉許但分訴首過因命酒酣乃曰雖然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卿及第後豈日而卒因起慰許曰郎國不幸姚令公薨謝許大慙出盧氏雜說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無不爲隱語嘲之有令口無一齒常畏見嘲初至謂邑吏我聞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復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後曰明府書處甚疾其人不覺爲嘲乃謂稱已之善遂甚信之居數月佐史仇

人告曰言明府書處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爲是言曰書處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爲北門北門是缺後缺後者翻爲口穴此嘲弄無齒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啓顏錄

崔護

唐劉禹錫云崔護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從舅也乃私試爲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異人問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坦重耳駢脅再觀相里之剝苗登猪皮斯見初登爲東畿尉相里造爲尹曾欲笞之祖其背有猪毛長數寸故又曰當偃兵之時則隧而無用在穴之日則搓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話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六　朝請四

盧邁　柳宗元　陸暢　僧靈徹　蘇芸

平曾　李寰　王璠　韋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陸巖夢　李遠

李德裕　薛昭緯　崔慎由

鄭薰　唐五經　青龍寺客

羅隱

盧邁

唐宰相盧邁不食鹽醋同列問曰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又何堪矣出國史補

柳宗元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於慈恩塔談元茂秉筆時不欲名字者彰曰押縫版子上者率多不達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張復已下馬徵鄧文佐名盡著版子矣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無所不容俄而辛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閒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出嘉語錄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出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儐相內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穀瓶唾盂以賞之內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簫吹徹玉玲瓏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或謂內學宋若蘭若昭姊妹所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出雲溪友議

平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諱忌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謁禮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嵚嶇來謁金陵薛大夫髭髮堅時趨劒戟衣冠儼處拜氷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緘卹旅途今日楚江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句吳薛聞之遣吏追還縻留數日又獻縶白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

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鞚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
更請孫陽仔細看薛覩詩曰若不留絆行軒那得觀其毛
骨遂殊禮待之後遊蜀謁少師李固言時幕客皆名士曾
每與諸客評論言笑彌日侍於李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
山賦云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障攢峯夏日清寒而無草
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罕作文章發於專經也李覽賦命
推出不踰旬貢鯸鮧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
鴟鳶所獲柰魴鱮何李覽賦笑曰昔趙元淑之狂簡裴彥
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彩投贊者無出於曾雖有
忤不至深罪又作潼關賦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進
來往攸同而歎有異也出雲溪友議

僧靈徹

唐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
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味之皆麗絕於
文圃也即蓮花峯石鏡虎跑泉聰明水白鹿洞鐵虹橋康王廟爲七詠此七者俾予益
發歸歟之興自勞時勝侶上遊於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
仞之峯觀九江之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默
然而遊不假東門而送嘗足於斯矣詩云
巢巢松逕幽邃則何必嵇足然冥霄馳心於太古矣偶爲
思歸絕句詩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其深趣矣詩云
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
老巖前必共聞徹酬曰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
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出雲溪友議

蘇芸

嶺表多假吏而里巷目爲使君
中進士蘇芸南地淹遊嘗有詩云郭裏多榕樹街中足使君

李寰

唐李寰鎮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擊一故皁襖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之後聞知恭生日箱擊一破弊襆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出因話錄

王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書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中京以爲語柄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須候止敕也

出因話錄

韋鏘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走筆書其側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墮書字纔能記姓名

出摭言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周談彼

出啓顏錄

崔涯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謇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琥珀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筵篾麻接弦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髻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廻遥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飾之云覓得黃驄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片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祐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

李宜古 出雲溪友議

唐澧州宴酒糺崔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調舉罰衆賓兼恃歌聲自以爲郢人之妙李宜古當筵一詠遂至箱口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見肩侵髮唯憂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出雲溪友議

杜牧

唐杜牧守宣州幕經陝有酒糺肥碩而詞警牧贈詩云盤古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項十幅紅旗裹廠棍瓦官寺裏逢行跡華嶽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出雲溪友議

陸巖夢

唐陸巖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攀那堪愁額更頻顋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固難居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欲千載猶有佳人覓往還出雲溪友議

李遠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作非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出北夢瑣言

李德裕

唐衛公李德裕武宗朝爲相勢傾朝野及罪譴爲人作詩曰高棘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雨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目視具僚亡七箸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背有餘波達鬼村又云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書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鴟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出盧氏雜說

薛昭緯

唐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澧州司馬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禮部員外正旦立伏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蔟遠請其下句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蔟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天復中自臺

丞累貶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當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凶出據
出北夢瑣言

崔慎由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畢誠曹確羅劭權使相繼升巖廊宰相崔慎由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爲蕃姓也始蔣伸登庸西川李景讓覽報狀歎曰不能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云成都十萬戶抛君一鴻毛亦同慎由之誚也大夫趙崇卒侍郎吳雄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乃垂於所望其不大拜而亦譏當時
也出北夢瑣言

鄭薰

唐顏標咸通中以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首科既而問及廟院標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以東修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慕寮多與之遊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蠶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蠹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出北夢瑣言

青龍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

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事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後時復來亦阻他事頗有怒色題其門而去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焉時日隱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杳無跡矣客究沙

羅隱

唐裴筠婚蕭遘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六

崔澹　皮日休　嘲誚五

周顗　任轂　薛能

山東人　張登　王徽

徐彥若　馮涓　朱澤

封舜卿　姚洎　張濬伶人

織錦人　李主簿　李台瑕

患目鼻人　傴人　陳癩子

崔澹

唐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出摭言

皮日休

唐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慊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頗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俏係與日休同在場中隨即聞之因伺其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爲日休雖

出皮日休文集

辯能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壻薛能爲儐相乃爲詩嘲謔共略曰巡關每傍樗蒲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轎裏將爲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牀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出杼情詩

周顗

唐處士周顗洪儒奧學偶不中第旅浙西與從事歎飲而眯於令章延中皆戲之有賓從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聲價當時鬬月高唯有紅粧迴舞手似持雙刃向猿猱周答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迴鵠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愛縛猱

出杼情詩

任轂

唐任轂有經學居懷谷望徵命而滯輪不至自入京中訪問知已有朝士戲贈詩曰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袞

出幽閒敘吹

王徵

唐廣明歲薛能失律於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過許謂岌曰昔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號岌愧赧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實蘊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刃左衝右捽屢立微功所以軍中有此名號王笑復謂岌曰當時撲落渦裏可是撞不著耶岌埧總許卒征徐方爲賊所敗溺於渦水或拯之僅免故有是言出三水小牘

山東人

山東人來京主人每爲煮菜皆不爲羹常憶榆葉自煮之主人卽戲云聞山東人煮車轂汁下食爲有榆氣答曰聞京師人煮驢軸下食虛實主人問云此有何意云爲有芹猪氣主人大慙出唐錄

張登

唐南陽張登制舉登科形貌枯瘦氣高傲物裴樞與爲師友樞爲司勳員外舉公羣至投文樞才詆訶瑕謫登自知此成笑耳出劇談錄

朱澤

唐王軒少爲詩頗有才思遊西小江泊舟苧蘿川題西施石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見浣沙人俄見一女子振璫瑞扶石笑低佪而謝曰妾自吳宮還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與君堅不得既歡會復有恨別之辭後蕭山郭凝素聞王軒之遇每過

浣沙溪曰日夕長吟屢題歌詩於石寂爾無人乃鬱快而返進士朱澤嘲之聞者莫不噬笑凝素內恥無復斯遊詩云三春桃李本無言苦被殘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凝素王軒出雲溪友議

徐彥若

唐乾寧中荆南成汭曾爲僧盜據渚宮尋即貢命末年每事騁辯初以澧朗在巡屬爲土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宰相徐彥若在中書不爲處置由是銜之及彥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汭雖加接延而常怏怏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偏州一火草賊爾令公不能加兵而慫朝廷乎成赦焉而屈徐文雅高贍聽之亹亹成雖甚敬憚猶以嶺外黃茅瘴癘患者髮落而戲曰

黃茅瘴癘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奏言成公曾爲僧也終席慙恥之出北夢瑣言

馮涓

馮涓舊唐名士雄才奧學登進士第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蹕焉至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强縻於幕中性耿介不洽於僞蜀主知王氏有異圖輒不相許或贈繒帛必鎖櫃中題云賊物蜀主雖知憐其文藝每强容之時或不可數揖出院欲撾殺之略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呈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爲之蜀主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修廻復消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復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消欽祖

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主許之曰涓少年多遊謁諸侯每行即必廣齎書策驢亦駄之馬亦駄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馬兄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第捨取書馬兄諾之遂併在馬上馬却迴顧謂驢曰驢弟我爲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捨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僞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出王氏見聞錄

張濬伶人

唐宰相張濬常與朝士於萬壽寺閱牡丹而飲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羣公飲酣未闌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寵肆狂無所畏憚其間一輩曰張隱忽躍出揚聲引詞曰位垂廊廟理致傷殘四面牆匡不忍看正是花時堪下淚相公何必更追歡告訖遂去闔席愕然相眄失色一時俱散張但慙恨而已出南楚新聞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詞特異才地兼優恃其聰俊幸多輕薄梁祖使聘于蜀時岐梁跋扈關路不通遂泝漢江而上路出金州土人全宗朝爲帥封至州宗朝致莛于公署封素輕其山州多所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執掌索令曰麥秀兩岐伶人愕然相顧未嘗聞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擺頭曰不可文曰麥秀兩岐復無以措手主人恥而復惡杖其樂將停盞移時遶巡盞在手又曰麥秀兩岐既不獲之呼伶人前曰汝雖是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爲恥次至漢中伶人已知全州事憂之及飲會又曰

麥秀兩岐亦如全之遶三呼不能應有樂將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樂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訖席不易之其樂工白帥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嘗有之請寫譜一本急遞入蜀具言經過二州事洎封至蜀置設弄三軍後長吹麥秀兩岐於殿前施妓麥之具引數十輩貧兒襤縷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籠而拾麥仍合聲唱其詞淒楚及其貧苦之意不喜人聞封顧之面如土色卒無一詞慙恨而返乃復命歷梁漢安康等道不敢更言兩岐字蜀人嗤之 出王氏見聞

姚涓

唐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涓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涓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涓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涓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涓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涓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出摭言

李台瑕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麗文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棊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折機線無一條長時人鄙之 出北夢瑣言

織錦人

唐盧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門東其日風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續至附火良久忽吟詩曰學織綾功未多

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愕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姓名曰姓李世纖綾錦離亂前屬東都官錦坊織宮錦巧兒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綵求售者不重於世且東歸去出盧氏雜說

李主簿

唐方干恣態山野且又兎缺然性好淩侮人有龍丘李主簿監軍將吃酒點將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丘答曰措大吃酒點監下人吃酒點鮓干嗜只見半臀著襴未見口脣開跨一座大笑出嘯言

陳癩子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衆目之爲陳癩子自奉之道則不薄矣然切諱癩字家人妻孥或誤言者則必遭怒或至笞箠賓客或言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甚至言增添則白眼相顧耳有遊客心利所露而不能禁其口遂謁之初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亦欣然命酒饌延接乃賚五緡客將起又問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減病曰何謂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瘡漏子減者減却鼻孔長揖而去數日不懌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頗有破費召僧道啓齋筵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顧者何岸高不敏見既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

陳曰試誦之時陳君處于中堂坐碧紗幃中左右侍立執輕箑白篤者數輩伶倫曰詩云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始得碧紗幮遭大詬而去出玉堂開詩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側睛及鬚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詩相詠齆鼻人先詠側眼人云眼能日月盈爲有陳根委患眼人續下句不別似蘭斯都由鴈門紫出啓顏録

傴人

有人患腰曲傴僂常低頭而行傍人詠之曰拄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風溫雨行面乾頂額濕著衣牀上坐肚緩脊皮急城門爾許高故自俯閭入出啓顏録

田媼

唐涼城中有婦人姓田年老口無齒與男娶同坊人張氏女張因節日盛饌召田母飲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慚愧無所啖嚼遣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如此者數矣田終不悟歸語夫曰張家母去我大有飲食臨別卽云慚愧親家母空口來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無齒張家母面上有瘡瘢眼下皮急極露眶若更有此語可報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記之居數日張復召田臨起復云慚愧空口來空口去田母乃熟視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露眶合家大笑出啓顏録

魏人鑽火　齊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權貴

柳騫之　阮嵩　郝象賢

朱前疑　張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傑　袁琰

臺中語　沈子榮　武懿宗

張衡　李良弼　來子珣

閻知微　崔湜　權龍襄

魏人鑽火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晦督迫頗急門人忽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

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出笑林

齊俊士

漢書王莽賛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眞顏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讀書與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知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出顏氏家訓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誤及見顓頊字爲許綠錯作許緣其人遂謂朝士言從來謬音專旭當專翺耳此人先有高明翕然行信暮年之後史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出顏氏家訓

并州士族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輕薄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其妻明鑒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與何況行路至死不覺出顏氏家訓

高敖曹

高敖曹常爲雜詩三首云塚子地握槊星宿天圍棊開疊龔張口卷席牀剔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胷愁又桃紅毛彈子氣長棒槌兒牆歌壁亞肚河埧水生皮出啓顏錄

梁權貴

梁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

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
尋繹方知如此出顏氏家訓

柳騫之

隋內史舍人河東柳騫之奏事好錯嘗有周家公主表請出家騫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僕射慶則問之曰奏事若爲錯騫之復錯答曰周家公主欲得還俗騫之歷位光祿卿

阮嵩

唐貞觀中桂陽令阮嵩妻閻氏極妒嵩在廳會客飲召女奴歌閣被髮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諸客驚散嵩伏牀下女奴狼狽而奔刺史崔邈爲嵩作考詞云婦强夫弱內剛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見任出朝野僉載

郝象賢

唐郝象賢侍中處俊之孫頓丘今南容之子也弱冠諸友生爲之字曰寵之每於父前稱字父紿之曰汝朋友極賢吾爲汝設饌可命之也翊日象賢因邀致十數人南容引生與之飲謂曰諺云三公後出死狗小兒誠愚勞諸君製字損南容之身尚可豈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衆慙而退寵之者反語爲凝種也出朝野僉載

朱前疑

周朱前疑淺鈍無識容貌極醜上書云臣夢見陛下八百歲即授拾遺俄遷郎中出使迴又上書云聞嵩山唱萬歲聲即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

後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者卽酬五品前疑買馬納訖表索緋上怒批其狀卽放歸丘園憤恚而卒出朝野僉載

張由古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蓋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集由古竟不知覺累遷司計員外以罪放于庭州時中書令許敬宗綜理詔獄帖召之由古喜至則爲所責懼而手戰笏墜于地口不能言初爲殿中正班以尚書郎小兒難共語可鼻衝上打朝士鄙之出大唐新語

侯思正

唐侯思正出自皁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侍書御史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卽吃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曰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嘗杖殺琅琊王冲者也思正問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諸囚元忠辭氣不屈思正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爲所挂遂被賊曳耳思正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禮儀輕重如此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去無爲抑我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

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無人仰教思正驚起悚曰思正死罪實不解幸蒙中丞見教乃引上階禮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正言音不正時斷屠殺思正曰今斷屠殺雞（古奚反）空吃米麪（滅之去聲）如嚼蠟何得飽侍御史霍獻可笑之思正訴于則天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正不識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獻可具言雞猪之事則天亦大笑思正嘗命作籠餅（膳者曰與我作籠餅可縮蔥作比市籠餅蔥多而肉少故令縮蔥加肉也時人號爲縮蔥侍御史時來俊臣棄故妻奏逼娶太原王慶詵女思正亦奏請娶趙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鳳閣侍郎李昭德撫掌謂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諸相問之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詵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事遂寢竟爲李昭德榜殺之（出御史臺記）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鴆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驢宰相（出朝野僉載）

逯仁傑

周朝有逯仁傑河陽人自地官令史出尚書改天下帳式頗甚繁細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員掌簿案設鎖鑰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淺識以爲萬代皆可行授仁傑地官郎中數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寢（出朝野僉載）

袁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勾當遂判曰曹司繁鬧無時暫閒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其歡笑合坐嗤之出朝野僉載

臺中語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於朝堂踴躍馳走以示輕便張惊丁憂自請起復吏部主事高鈞母喪親戚爲舉哀鈞曰我不能作孝員外郎張栖貞被訟詐遭毋憂不肯起對時臺中爲之語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張琮自請起復高鈞不肯作孝張栖貞情願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物獸心人面不其然乎出朝野僉載

沈子榮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問之榮曰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蹟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磑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磑乃是藍田今問之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出朝野僉載

武懿宗

周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大怒仰觀屋樑良久曰朕諸親飲正樂汝是親王爲三二百戶封幾驚殺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諸王救之曰懿宗愚鈍無意矣上乃釋之出朝野僉載

張衡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團甲因

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出朝野僉載

李良弼

周右拾遺李良弼自矜辰頰好談玄理請使北蕃說骨篤祿匈奴以木盤盛糞飼之臨以白刃弼懼食一盤並盡乃放還人譏之曰李拾遺能拾突厥之遺出爲真源令秩滿還瀛洲遇契丹賊孫萬榮使何阿小取滄瀛糞具入良弼謂鹿城令李懷璧曰孫者胡孫即是獼猴難可當也萬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勸懷璧降何阿小授懷璧三品將軍阿小敗懷璧及良弼父子四人並爲河内王武懿宗斬之出朝野僉載

來子珣

閻知微

周春官尚書閻知微庸瑣鴑怯使入蕃受默啜封爲漢可汗賊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趙州招慰將軍陳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謂令英曰陳將軍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忽後降者剪土無遺令英不答知微成下連手踏歌稱萬歲樂令兵曰尚書國家八座受委非輕翻爲賊踏歌無慙也知微仍唱曰萬歲樂萬歲年不自由萬歲樂時人鄙之出朝野僉載

崔湜

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賊污狼籍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怒斬愈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賜一顆湜以瓜遺妾不及其父朝野誚之時崔岑鄭愔並爲吏部京中謠之曰岑義獠子後崔湜令公孫三人相比接莫賀咄最渾出朝野僉載

權龍褒

唐左衛將軍權龍褒性褊急常自矜能詩通天年中爲滄州刺史初到乃爲詩呈州官曰遥看滄海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觥諸公謝曰公有逸才褒曰不敢

逃顏而已又秋日述懷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彊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蛾參軍不曉詰釋褒曰鷄子簷前飛直七百文洗衫挂彼園乾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褒便轉集得野澤蟻蛾談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賦詩嚴霜白浩浩明月赤團團太子援筆爲讚曰龍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迹韻而已褒以張易之事出爲容山府折衝神龍中追入乃上詩曰無事向容山今日向東都陛下救進來今作右金吾又爲喜雨詩曰暗去也沒雨明來也沒雲日頭赫赤出地上綠氤氲爲灘州刺史日新過歲京中數人附書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喚官人集云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將書呈判司已下衆人大笑龍褒復側聽怪赦書來遲高陽博野兩縣競地陳

牒龍襄乃判曰兩縣競地非州不裁既是兩縣於理無妨付司權龍襄示典曰比來長官判事皆不著姓龍襄曰餘人不解君不著姓知我是誰家浪驢也龍襄不知忌日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襄至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龍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出朝野僉載

蘇味道　李師旦　霍獻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陸餘慶

孫彥高　出使御史　韓琬

趙仁獎　姜師度　成敬奇

石惠泰　馮光震　李謹度

三穢　陽滔　常定宗

張玄靖

蘇味道

唐蘇味道初拜相有門人問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無言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稜宰相也出盧

李師旦

唐李師旦新豐人也任會稽尉國忌日廢務飲酒唱歌杖人爲吏所訟御史蘇味道厲而謂曰公爲官奈何不守法而違犯若是將罪之師旦請更問乃歎曰飲酒法所不禁況飲藥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撻人吏率緣急速侍御何譴爲味道曰此反白爲黑漢不能繩之

出御史臺記

霍獻可

唐霍獻可貴鄉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獻可有文學好談諧累遷至侍御史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旨以爲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卽獻可堂舅也既損額以綠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爲忠時人比之李子愼子愼則天朝誣告其舅加游擊將軍母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淚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臺記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淺促時人號爲料鬬鳧翁雞任萬年尉雍州長史竇懷貞每欲鞭之乃於中書令宗楚客門餉生菜除監察懷貞未之知也貞高揖曰駕欲出公作如此檢校袁守一卽彈之月餘貞除左臺御史大夫守一請假不敢出乞解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爲除右臺御史於朝堂杭衡於貞曰與公羅師羅師者市郭兒語無交涉也無何客以反誅守一以其黨配流端州出朝野僉載

崔泰之

唐黃門侍郎崔泰之哭特進李嶠詩曰臺閣神仙地衣冠君子鄉昨朝猶對坐今日忽云亡魂隨司命鬼魄逐見閻王此時罷歡笑無復向朝堂出朝野僉載

陸餘慶

唐尚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辭訟十日判不竟送案祿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出朝野僉載

孫彥高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詰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窻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今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出朝野僉載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絕滋味至驛或竊腩腊置於食僞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後徐食此徃徃而有殊失舉措也嘗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覺侍者見之對曰乾肉驛家頗有請吏留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責庖人或値新庖人未閑應答但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爛煮肉以汁作羹御史僞不知謝曰羅漏言以羅濾之漏也神龍中韓琬與路元叡鄭元父充判官至萊州親覩此事相顧而笑僕射魏元忠時任中丞謂琬之曰元忠任監察至驛乾肉雞子並食之未虧於憲司之重益盜之深失國士體魏公之言當矣但不食

不竊豈不美歟出御史臺記

韓琬

唐韓琬與張昌宗王本立同遊太學博士姓張卽昌宗之從叔精五經慣於時事嘗一雞呼爲勃公子愛之不已每講輒集于學徒巾或攫破書比逐之必被嗔責曰此有五德汝何輕之昌宗嘗爲此雞被杖本立與琬頗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爲公殺此雞張生素取學徒回殘食料本立以業長乃見問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卽得張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張生請假本立舉牒數雞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見雞驚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報本立殺之大怒云索案來見數雞之罪曰縱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雞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殺張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何道當時長安以有案動曰爲實故知吮經史者宜詳時事不然何古人號爲愚儒朴儒腐儒豎儒耶亦可貽誡子弟出御史臺記

趙仁獎

唐趙仁獎河南人也得販于殖業坊王戎墓北善歌黃麞與宦官有舊因所托附景龍中乃負薪詣闕遂得召見云負薪助國家調鼎卽日臺拜焉屢宗朝左授上蔡丞使于京訪尋臺中舊列妄事歡洽御史倪若水謂楊茂直曰此庸漢妄爲傷葬乃奏之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漢耶授當州悉當尉馳驛發遣仁獎在臺旣無餘能唯以黃麞自衒宋務先題之曰趙獎出王戎幕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唯聽黃麞時崔宣一使

于都仁獎附書于家題云西京趙御史書附到洛州殖業坊王戎墓北第一鋪付妻一娘宣一以書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禮自上蔡令拜御史仁獎贈詩曰今乘驄馬去丞脫繡衣來當時許之或以爲假手仁獎初拜監察朝貴但云有幸把公馬足時朝士相隨遇一胡負兩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問其由答曰趙仁獎負一束而拜監察此負兩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臺記

姜師度

唐姜師度好奇詭爲滄州刺史兼按察造舟車運糧開河築堰州縣鼎沸於魯城界內種稻置屯穗蟹食盡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魯地一種稻一槀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爲陝州刺史以永豐倉米運將別徵三錢計以爲費一夕忽云得計立注樓從倉建槽直至干河長數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處具大把推之米皆損耗多爲粉末兼風激揚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動卽千萬數遣典庾者償之家產皆竭復遣輸戶自量至有償數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僉載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乃命王勃試之授校書郎累拜監察大理正與紫微令姚崇連親崇嘗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淚懷中實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手執之而後釋祝云願令公速愈也崇勉從之既出崇鄙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涙從何而來自茲不復禮也出御史臺記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參軍石惠泰與監察御史李全交詩曰御史非長任參軍不久居待君遷轉後此職還到余因競放牒往來全交爲之判十餘紙以報之乃假手於拾遺張九齡出朝野僉載

馮光震

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令聞之拊掌大笑出譚賓錄

李謹度

唐御史中丞李謹度宋璟引致之遭母喪不肯舉發哀訃到皆匿之官寮苦其無用令本貫瀛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省牒御史臺然後哭其庸猥皆此類也出朝野僉載

三穢

唐王怡爲中丞憲臺之穢姜晦爲掌選侍郎吏部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侍郎門下之穢號爲京師三穢出朝野僉載

陽滔

唐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撿尋乃斲窻取得之時人號爲斲窻舍人出朝野僉載

常定宗

唐國子祭酒辛弘智詩云君爲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照得始分明同房學士常定宗爲改始字爲轉字遂爭此詩皆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

還定宗以狀牒知任爲公之驗出朝野僉載

張玄靖

唐張玄靖陜人也自左衛倉曹拜監察性非敦厚因附會慕容寶節而遷時有兩張監察號玄靖爲小張初入臺呼同列長年爲兄及選殿中則不復兄矣寶節既誅頗不自安復呼舊列爲兄監察杜文範因使還會鄭仁恭方出使問臺中事意恭答曰寶節敗後小張復呼我曹爲兄矣時人以爲談笑出御史臺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五十九

公羊傳　李文禮　嗤鄙王

姓房人　殷安

王熊　元宗逵　獨孤守忠

麴崇裕　梁士會

張懷慶　康謩　徵君

李佐　元載常袞　崔阡

黎幹　崔叔清　常愿

劉士榮　袁師德　蔣乂

崔損

公羊傳

有甲欲謁見邑宰問左右曰今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試問誰殺陳他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唯業公羊傳

者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今察謬誤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是誰殺於是太怖徒跣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曰見明府便以死事見訪後直不敢復來遇赦當出耳出笑林

李文禮

唐李文禮頓丘人也好學有文華累遷至揚州司馬而質性遲緩不甚精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文禮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伺其便復白曰是長史姊文禮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出御史臺記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音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却知無極扳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徵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爲宰相徵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噇徒江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輕物也皆此類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房爲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其如此或謂之曰豐邑公相豐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親曰是姓某乙再從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姪兒只

元宗逵

唐元宗逵爲果州司馬有婢死反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爲覓一棺木殯之逵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克事即得亦不須道逵買云君家自有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爲口實出大唐新語

獨孤守忠

唐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哂焉出朝野僉載

王熊

唐王熊爲澤州都督府法曹斷略賊惟各決杖一百通判熊曰總略幾人法曹曰略七人合決七百法曹曲斷

罪時人哂之前尹正義爲都督公平後能來妖言前得尹佛子後得王癩獺判事驢咬瓜喚人牛嚼鉄見錢滿面喜無錢從頭喝常逢餓夜乂百姓不可活出朝野僉載

邕崇裕

唐鄯州參軍邕崇裕送司功入京詩曰崇裕有幸會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旧弟子哲出朝野僉載

梁士會

唐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烏翎里正不送牒判曰官喚烏何物里正不送烏翎佐使曰公大好判烏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烏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識之士聞而

笑之出朝野僉載

張懷慶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秦彊尉張懷慶好倫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出大唐新語

康晉

唐玄宗既用牛李客爲相頗憂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議（爲如何）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悉曰卽當用康晉矣（晉音盡）上一時憲怒之詞舉止極不可者或有竊報晉以爲卜之（石恩渥頗深行當爲相矣）

徵君

唐肅宗之代急於賢良下詔搜山林草澤有懷才抱德及匡時霸國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徵君自靈武衣草衣躡芒鞵詣于臨門肅宗聞之喜曰果有賢士應募矣遂召對訪時事得失卒無一辭但再三瞻望聖顏而奏曰微臣有所見陛下知之乎對曰不知奏曰臣見陛下聖顏瘦於在靈武時帝曰宵旰所勞以至於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無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閑將來賢路倒傞除授一邑

聲聞之以爲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既就列延頸北望冀有成命觀之者無不掩口然時論亦以長者目焉晉爲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當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爲宰相耶聞之者益爲嗤笑（今新昌里西北牛相第卽晉宅也出明皇雜錄）

宰洎將寒食京兆司逐縣率杏仁以備貢奉聞之大爲不
可獨力抗之遂詣闕請對京兆司亦懼此徵君必有異見
將奈之何及召對奏曰陛下要寒節杏仁今臣敲將來烏
復進渾杏仁上咍而遣之竟不實其罪出玉堂
閒話

李佐

唐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後佐走士擢
第有令名官爲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者告後往迎之
於鄴凶器家歸而奉養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謂曰汝孝
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來未與流輩謝絕
汝可具大猪五頭白醪數斛蒜韲數甕薄餅十拌開設中
堂吾與羣黨一酣申欵則無恨矣佐恭承其教數日乃具
父散召兩市善雜歌者百人至初卽列坐堂中久乃雜
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雜歌一聲凡百齊和俄然回
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人入山數
日而卒出獨異志

元載常衮

唐代宗以庶弊畢委宰相而元載專政益亂國典非良金
重寶趨趍左道不得出入於朝廷及常衮爲相雖賄賂不
行而介僻自專失於分別故陞陟多失或同 進擬稍繁
別謂之沓伯是時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
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衆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
致清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考豈裨皇化耶出杜陽雜編

崔阡

唐順宗在東宮韋渠牟薦崔阡拜諭德爲侍書阡觸事面牆

對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僚自合知也出嘉話錄

黎幹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龍所幹與巫覡更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又請禱于文宣王廟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甘澤乃足出盧氏雜說

崔叔清

唐杜佑鎮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爲淮敕惡詩出國史補

常原

唐劉禹錫云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語曾謂余曰昔在天爲行營都虞候聖人門都有幾箇賢郎他悉如此旦曰奉天城斗許大更被朱泚吃兵馬揜爲如累鷄子今拋向南衙被公措大偉斷鄧鄧把將化官職去至永貞初禹錫爲御史監察見常愿攝事在焉因謂之曰更敢道統鄧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話錄

劉士榮

唐于頔之鎮襄陽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爲太常丞頔讓之表曰劉元佐倪士榮以佐之功先朝爲太常丞時臣與士榮同登朝列見其凡劣實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某之凡劣不若士榮若授此爵更爲叨黍德宗令將其表宣示百寮時士榮爲南衙將軍目觀其表有渾鏁者錫之也時鎬宴客飲酒更爲令曰徵近日凡劣不得即甬曰

劉士榮鎬曰于方鎬謂席人曰諸公並須精除出嘉話錄

袁德師

唐竇羣與袁德師同在浙西幕竇羣知尉嘗嗔堂子曰須送伯禽問德師曰會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還曾把書何乃相卿詰之且伯禽何人德師曰只是古之堂子也出嘉話錄

蔣乂

唐蔣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傳奉故爲物議所嗤出國史補所

崔損

唐崔損性極謹愼每奏對不敢有所發揚而省清要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身居宰相毋野殞不言展墓下議

相姊爲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過爲恭遜不止於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竊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議不叶然憐而厚之出譚賓錄

張茂昭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姓嚴人　王播　李秀才

教坊人　王初昆弟　李據

太常寺　南海祭文宣王

王智興　柳氏婢　韓昶

鄭光　韋氏子　令狐綯

鄭準　鄭畋盧攜　鄭縡

鄭羣玉　張氏子　劉義方

張茂昭　梅權衡　李雲翰

唐張茂昭爲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間

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肥爭堪噢出盧氏雜說

王播

唐淮南節度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　授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朗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　等　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後之賄遷其徒寔繁自　學士三司使皆有定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縣令　事參軍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為宰守者然所至多為四方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來也俾不遵王命抑有　焉豈時之重利耶而諫省任非其人耶未嘗以一字整頓頹網深所未諭出盧氏雜說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蘄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有疾病子弟見之覽所投詩卷咸播之詩也既退呈于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莫非秀才有製乎李生聞語色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兼牋翰未更却請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來誠為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贖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下情不勝恐悚子復聞于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耳亦何恠乎飢窮若是宜可哀也遂沽以生餘令子延食於書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繒是日播方引見李生拜謝前事畢又云其執郎中盛卷遊於江淮間

已二十載矣今欲希見惠可乎所貴光揚旅寓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事所懷之者今日老為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耳播曰賢表文任何官曰見為荊南節度使播曰名何也對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荊門盧尚書是某親表文生慙悸失次乃復進曰誠君郎中之言則并荊南表文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走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蘄間悉話為笑端出

姓嚴人

唐京兆尹龐嚴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而食就謁時郡中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少覽刺極喜延納勤勤款曲同食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事龐方訝之因問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君誤矣嚴自名嚴預君事揮之令去而猶容而退

王初昆弟

唐長慶大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顯於時二子初宦不為秘書省官以家諱故也既而私相議曰若遵典禮避私諱而吾昆弟不得為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刻部尚書乃相與改諱只言仲字可矣又為宣武軍掌書記識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幾相次殞謝

李據

唐李據宰相絳之姪生綺紈間魯不知書門蔭調補渑池

承因歲節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
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踈而不漏放又祇承人請
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祇承人竟不
敢去又判決祇承人如此癡頑豈合喫杖決五下人有語
曰豈合喫杖不合決他李曰公何會豈是助語其之乎者
也何別

教坊人

唐有人衣緋于中書門候宰相求官人問前任荅曰屬教
坊作西方師子左脚乘三十年

南海祭文宣王

自廣南祭海十數州多不立文宣王廟有刺史不知禮
釋奠即署一胥吏為文宣王亞聖鞠躬候於門外或
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決若干下出嶺南異物志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禮官祭圓丘至時不到者判云太常
大寺實自伽藍圓丘小僧不合無礼

柳氏婢

唐僕射柳仲郢鎮鄜城有婢失意於城都鬻之刺史益巨
源西川大校累校支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導以巨源嘗
其技巧他日巨源窓窺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者召之
就宅益於東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
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風命扶之而去都無言語但令還
女僧家翌日而廖詰其所苦青衣曰其雖賤人曾為僕射
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世

族之家率由禮則

韓昶

唐韓昶名父之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閭劣嘗為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銀車悉改根字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院

王智興

唐王智興為汴師有舉人投謁便　詩卷智興子謂鶴膝也遂善待之冀

書舉子明年落第智興極怒　應　官

士有得者以其例大故　舉

汴州一日致宴忽　秀才

飲冬必更奉薦

明見諸判官曰智興

氏子

微有姪流

衣裳滿身

微召前

詩

而曰

顯曰

宗宣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鈆者每許其短密奏之宣宗劉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言其人其間以承相子不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為其書吏謹事之劉訖以腹心都不疑慮因為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由告是賊焉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汚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孳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之 璅北夢瑣言 卷

鄭光

唐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判官是何人光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馮衮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為副使及罷河中歸又詔對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對曰臣須開始得又更對他事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大笑後朝臣每遇延英入閣候對多以開始為號時裴思謙郎中為節判頃客於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官爵為尚書削盡皆謂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時遇國忌行香便為判官及屈諸客就寺醼飲徵令時薛起居保遜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腡腍他人皆尋思不得至薛還令云脚杏滿坐大笑 出盧氏雜說

鄭畋盧攜

唐宰相鄭畋盧攜親表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協更相詬乃至以硯相擲時人為宰相鬬擊以此俱出官 出北夢瑣言

鄭縈

唐宰相鄭縈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時王綱既紊四方多故才既無取言必依違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賊術縈奏請於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率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每譏侮之 出北夢瑣言

鄭準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城汭常欲自此陳阮集其所作為十卷號劉表軍而書舜休不雅至如祝朝貴書云中書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賀襄州趙決嗣襲書云不浴沐佩玉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顯言其賤也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出北夢瑣言

張氏子

唐張禓有五子文蔚翼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宰輔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蠹蝕神仙字乃書神仙字碎剪實於瓶中捉壁魚以投之蕈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竟日不食言詞粗穢都無所避其家扃閉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飯之歲久方卒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為惡乎即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出北夢瑣言

劉義方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韻腳以審之厚薄義方

成云某於厚字韻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於壁有類乎
斆銓戴之於頭又同乎席帽莫后反無不以為歡笑

鄭羣玉

唐東市鐵行有范生卜舉人連中成敗每卦一緡鄭
羣玉短於呈試家寄海濱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
意在必取僕馬鮮華遂齎縑三千并江南所出詣范生范
喜於異禮卦成乃曰秀才萬全矣羣玉之氣益高比入試
又多齎珍品烹之坐以享至徘燭見諸會賦有寫淨者
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字不得生鐵行花生須一二
十突明竟對白而去鰲出
顧子乾

梅權衡

唐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
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為韻塲中兢講論如何
押諒字权衡于庭樹下以短筆畫地起草日晡权衡詩賦
成張季遐前趨請权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為師模權衡乃
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簿劣乃率
數十人請益权衡曰此韻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
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諒
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
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衆大笑出
顧子乾

李雲翰

周成通中舉人李雲翰行口脂賦又羅虬詩云窓前遠岫
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又李罕披雲霧見青天詩顏回
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責而遺舉子中有每年撰無名子前

有舉人露布後皇甫松作齊夔淩篡要又李雲翰作吳王
李詡天帝記無名子蕭相知舉年裴裕所製尤名近
千餘首裕遂罷舉是年盧庸連旁文宣王廟前哭半日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崔育　字文翊　韓簡
胡令　楊錚　謝柴書
郡牧　張咸光　長鬚僧
三妄人　周韋二子
道流　嚙臭　助喪禮
不識鏡　外學歸　行弔　癡壻
魯人執竿　齊人學琴　市馬
昭應書生
崔育
唐　前進士崔育以中原亂離客于邗上亦

聞輒事輕簿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
牛帶竹笠大如兩席仍牛前遣褁角村
城郭士女隨觀謂之精恠每謁州郡騎
吟之者怒之者相半至則投刺其名銜
馱酒嗜肉憐葱愛蒜不得已而
懸宰視之如土木藩帥郡侯柰之不可
州民鬻其肉族其家益輕薄之所至也

字文翊

唐進士字文翊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國色朝中令及第者
餘方謀繼室兄甲為諫議
遂聘女與瑨為言於甲矣
滑臺杜志名時有喪遭火幾藝棺柩
因而延燎杜謂字文曰魚將化龍
有燒之事用以訊

韓簡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耻
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至為政篇翌日謂諸從事曰僕近
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聞者無不絕倒

出北夢瑣言

胡令

奉先縣有令姓胡忘其名瀆貨嗜食僻好博奕邑寄張巡
官好尚既同往來頗洽每會棊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
無厭倦然宰君時入中門少頃又来對棋如是日日早入
晚歸未嘗設食於張不勝飢凍潛知之時入盆自食而復

出及暮聲寧曰且去也極是叨鐵胡唯唯而已張去胡忽
思之曰此人相別云極是叨鉄出何文譚急令追之既至
問明公適云極是叨鉄其義安在張復欵坐謂曰長官豈
不知有叨鉄耶曰不知曰還見岩炉家置一鐵獰長杖乎
只此是炉中猛火炙熾鐵汁或未銷融使此杖時々于爐
中撞猛火了却出來只此是叨撞猛火了却出來移時又撞猛火了却出來
鐵也言訖而去胡入室話於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諷其每
日自入噇猛火了却出來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時人多
以此諷之 出玉堂閒話

楊錚

蜀秀才楊錚錚音竹耽反自言楊錚不行惡思或故作落
不均馹馬奔鄭故字奔鄭韻或醜穢語取人笑戲裝修卷軸投謁王侯門到者無不
逄迎雄藩火幕爭馳車馬迎之錚每行僕馬甚盛平頭騎
從驟攜書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慮其謗瀆黔南
節度使王茂权聰明有文武才四方負藝之士罔不集其
門召錚至館東閣盡禮待之時令貢惡詩以為歡笑諸
請召有不得次者以為怏怏茂權一日 從謂之曰秀
才客子當州必欲諮留相伴至罷鎮同歸可乎如可
奉為卜娶所 奉留錚欣然從之权令娸氏與問 之
屬至於成迎 為備焉仍邀諸從事赴會錚親 容
質異常端麗及成禮遽遭 厜左 右婢僕皆是 相
毀詈不勝其苦乃是茂權詐出無鬚少年數輩 艷
服以紿之然後茂权自赴會大笑此後復就茂权 乞
一邑初有難色實從其諮方許之遂命給簡署及 行

李擇良日舜謝李邑近侯人力自衙門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執一牒當街趋搜下馬奪去中帶云有　斷攝官送獄荷校滅耳茂权遂詐作計贈遺二夫令脫　而遁潛藏旬日方召出之軍州大以為笑出王氏見聞

謝柴書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書謝云蒙惠也愚若干出盧氏雜說

郡牧

唐有膏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與之設交代之禮儀無闕者二禮生具頭冠禮衣相其賓主升降揖讓而新牧巉屼踞踏斂容低視不敢正面對禮生及禮畢使人再三傳語慰勞感謝皆莫涯其意翌日於內閣從禮生從容生極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頓處低語曰賢尊安否禮生唯唯又曰頃年營大事時極煩賢者心力心亦瞻然及罷有親知細詢之乃曰此禮生緣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謝且士流中亦有故為輕薄者亦有昧于菽麥不能分別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閒話

張咸光

梁龍德年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於梁宋之間復有劉月明者與咸光相類常懷匕著每遊貴門即遭虐戲方殮則奪其匕著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諫議权判開封府事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則曰往投溫諫議也問有何紹介而往答曰頃年大承記録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上梁文云饅似頭椀胡餅如

麗暢殺劉明月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頵盼

聞者絶倒出玉堂閒話

長鬚僧

三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謙子莫知不誰何剃髮鬚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胡入蜀所在盱俗瞻駭儀表爭相騰踐而禮其足凡所經由傾不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飯迎焉先謁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荅曰落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宋大恚也曰吾無髭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似剃却髭即引朝見徒衆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僞蜀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鬚之號何得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鬚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會果是以剃鬚而見少主初未詶首肯之及近臣解釋大為歡笑後住持靜乱寺數為大衆論訟有上足以不黠獲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門而不知其中猥細謂是清靜捨俗落髮謹事旃鉢漸見穢濫詬詈而出以袈裟掛於寺門曰吾比厭俗塵投身清潔之地以滌其業鄽今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吾不能為之遂復歸於樂藉蜀人謂師曰一事　無折却長鬚出王氏聞見

道流

任興元節判離秦州鄉地未及歲年忽有來尋師者齎親表施州刺史劉緘封衣紫而來兼言往洋州求索詢其行止云其忝窴鄉閭之分元於秦州西昇觀入道多年遂況吟思之當離鄉日觀中無此道流深感其命

服所求其人亦忽忽而過旬月間自洋源迴薄有所獲告
辭之意亦甚揮遽遂設計延佇佛榻止之夜靜沃以醲醪
數甌然後徐詢之曰遵師身邊紫綬自何而得宜以直誠
相告對曰此是先和尚命服傳而衣之乃是廣修寺著紫
僧弟子師既殂乃舍空門投西昇觀入道便以紫衣而服
之自謂傳得本師衣鉢豈有道士竊衣先和尚紫衣未之
前聞出玉堂閒話

三妄人

孫光憲在蜀時曾到資州見應貞龍李道士話州有姓趙
人閉關却掃以廊廟自期都虞侯閻普敬異之躬自趨謁
閻魁梧丈夫趙生迎門愕貽良久磬折叙寒溫曰伏惟貌
豺閻乃質於先容者俾詢之趙主曰若云熊羆即須宰相
之才方當此語閻公止於都頭以來只銷呼為貌豺人聞咸
笑之又一士自称張舍人訴於光憲曰兄長以術惑我心
神憲謂曰得非蠱毒厭勝之術耶張曰非也乃用思谷子
押闔押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風不禁又江陵顏雲偶收諸
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并四海至論兵必攘袂
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檢譜角觝也時有行軍王副使
幽燕舊將声聞宇內顏生候謁称是同人自言大志不
喪良友也每慟哭焉出北夢瑣言

周韋二子

周韋與太尉昭度之子也厄懦昏鈍率由婢嫗仕僞蜀王
氏以事舊優容之因至卿監或為同列所訊云三公門前
出死鼠與曰死鼠門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為

王氏駙馬都尉性識庸鄙國亡後與貧丐者為伍俾一人
先導爵里于閭閻酒肆有哀之者日獲三二百錢即與其
徒飲噉而已咸嗟嘆之出北夢瑣言

不識鏡

有民妻不識鏡夫市之而歸妻取照之驚告其母曰其郎
又索一婦歸也其母亦照曰又領親家母來也出北夢瑣言

嚙鼻

甲與乙鬬爭甲嚙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称乙自嚙落灰
曰夫人鼻高耳口低豈能就嚙之乎甲曰祂踏床子就嚙
之出笑林

助喪禮

有人弔喪并欲齎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答曰錢布帛
任君所有爾因助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
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窮奈何曰造鼓孝子又哭孤窮曰
適得便窮更送一石出笑林

外學歸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何學得并序別父父
乃荅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荅曰
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出笑林

行弔

倩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
我舉上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髣於
背而為首者以足觸詈曰癡物之人亦為儀當爾各以足
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出笑林

癡壻

有癡壻婦翁死婦教以行弔禮於路值水乃脫襪而渡遺一襪又覩林中鳩鳴云鶻鴣鶻鴣鶻鴣而私誦之多忘弔禮及至乃以有襪一足立而縮其跣者但云鶻鴣鶻鴣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襪即還我林笑

魯人執竿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竪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亦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林笑

齊人學瑟

齊人就趙人學瑟因之先調膠柱而歸三年不成一曲齊人怪之有從趙來者問其意方知向人之愚林笑

市馬

洛中有大寮世藉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馬都莫知其妍媸為駔儈所欺曰此馬不唯馴良齒及二十餘歲合直兩馬之資況行不動塵可謂馴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儈既倍獲利臨去又曰此馬兼有搰搰牙出也於是大喜詰旦乘出如鵝鴨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馬不唯馴熟兼饒得果子牙兩所復召儈別贈二十出玉堂閒話

昭應書生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逢一書人奔馳入京問求何事荅曰將應不求聞達科出詁因錄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六十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劉誠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飛騎席人　韓令琚　李宏

長孫昕　張易之兄弟　權懷恩

宋之愻　張幹等　彭先覺

張德　十子吞舍利　劉子振

荆州鬻劄者

劉誠之

唐天授年彭城劉誠之粗險不調高言庳語凌上忽下恐嚇財物口无閔鑰妄說妖災從萬年縣尉常彦瑋索錢一百千云我是劉果毅當與富貴彦瑋進狀告之上令二給

使先入彦瑞房中下簾坐窓下听之有頃誡之及盧千仞
至於廳上坐談話彦瑞引之說國家長短無所忌諱給使
一一紙筆抄之以進上怒令金吾捕捉親問之具承遂腰
斬誡之千仞處絞授彦瑞侍御史出朝野僉載

宗玄成

唐老三衛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齊黃門侍郎玄成性粗
猛稟氣兇戾凌轢鄉村橫行州縣紀王為邢州刺使玄成
與之抗行李偪為南和令聞之每降階引接分庭抗禮務
在招延養成其惡屬河湖失稔開倉賑給玄成以勢作威
鄉墅強乞粟一石偪與客對不命玄成乃門外揚声奮背
直入偪集門內典正一百餘人舉牒推窮強乞是實初令
項上著鐐後却鐐上著枷文案既周旦決六十杖下氣絶
无敢言者出朝野僉載

孟神爽

孟神爽楊州人稟性狼戾執心鴆毒巡市索物應声即來
入邸須錢隨口而至長史縣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頷之
而已張潛為楊州刺史聞其暴亂遣江都縣令店上捉來
拖入府門高声唱速付法曹李廣業推鞫案事並虛准敕
決百杖下卒出朝野僉載

飛騎席人

則天之廢廬陵也飛騎十餘人於客戶坊同飲有一人白
早知今日无功賞豕如扶豎廬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門進
狀告之席未散並擒送羽林鞫問皆寔告者授五品言者
斬自餘知反豕告坐絞出朝野僉載

韓令珪

周令史韓令珪耐羞恥厚貌强梁王公貴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選於陸元方下引銓時舍人王勮奪情與陸同廳而坐珪佯驚曰未見王五勮便降階憫然令珪蹙眉慼刺相慰而去陸與王有舊對面留住問勮是誰莫之識也後嚇人事敗於朝堂決杖遞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識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辦

出朝野僉載

李宏

唐李宏汴州湊儀人也兇悖无賴狼戾不仁每高鞍壯馬巡坊歷店嚇庸調租船綱典動盈數百貫强貸商人巨萬竟无一還商旅驚波行綱側胆任正理為汴州刺史上十餘日遣手力捉來責情決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飲相歡遠近聞之莫不称快

出朝野僉載

長生昕

唐長生昕皇后之妹夫與妻表兄楊仙玉乘馬二十餘騎瓜撾於街中行御史大夫李傑在妨内參姨母僮僕在門外昕與仙郎使奴打傑左右傑出来并波按捵須臾金吾及萬元縣官並到懸送禁之昕妻父王開府將二百萬騎劫昕等去傑與金吾萬年以狀聞上奉敕斷昕殺積杖至數百而卒

出朝野僉載

張易之兄弟

張易之兄弟驕貴强奪莊家奴婢姬妾不可勝數昌期於萬年縣街内行逢一女人壻抱兒相逐昌期馬鞭撥其頭

巾女婦罵之昌期顧謂奴曰橫馱將來壻投甌三四狀並
不出昌期捉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決死之昌儀常謂人曰
丈夫當如此今時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敗也萬人擊我
不能起俄而事敗兄弟俱斬出朝野僉載

權懷恩

唐邢州刺史權懷恩兄頼除洛州長史州差參軍劉大子
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趨二百餘步亦不
遣乘馬大子竟不似乃自上馬馳之至二令脫靴訖謂曰
洛州幾個恭軍对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
員外對曰餘一員遣與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对
曰阿父為僕射懷恩撫然而去僕射刘仁軌謂曰公草表
刺史至神州不可以造次恭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懷
恩慙請假不復出旬日為益州刺史出朝野僉載

宋之愻

唐洛陽丞宋之愻太常主簿之問弟羅織殺附馬王同皎
初之愻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
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吊于武三司乱国
與一二所見十之每至切齒之愻于簾下窃聽之遣姪暈
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党
弟兄並授五品官之愻為先禄丞之問為鴻臚丞暈為尚
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衫王同皎血染也
誅逆常之後之愻等長流嶺南客謂浮休子曰来俊臣之
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将食之豺曰請
為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无可送王曰汝

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然无應遂斃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出朝野僉載

張幹等

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豺倫衆物形狀特諸軍張奉強劫至有以她售酒捉羊甲擊人者京兆尹薛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一扉于市人有黥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劉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劉工可胞腹為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无不悉具細若失色公悉杖殺之又賊趙武建劉一百六處番印盤龍等石膊刺言野雞灘頭宿朝飛被鶻捎忽驚飛入水流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得鍛身者宋元素劉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恓惶不見知已行盡關山元一人右膊上劉出人首如傀儡戲有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胡音精也出西陽雜俎

彭先覺

周御史彭先覺無面目如意年中斷屠極急先覺知巡事定昌車翻得兩羝羊門家告御史先竟進狀奏請合宮尉劉緬專當屠不竟察決一切杖內付南衙官人食緬惶恐縫新褌待罪明日則天批曰御史彭先竟奏決劉緬不須其內乞緬喫都舉朝稱快先竟於是乎慙

張德

中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要誕一男私宰一口羊曰命之遺補杜肅私遺一餘物進狀告之至明日

前則天謂張德曰卿妻誕一男大歡喜德拜謝則天
然何處德肉得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斷屠吉
凶不　命客亦須擇交无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出青狀
以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嗤其面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嵩年有僧　數粒呼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晝
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虛焉有士子迫　芳寒餒因請僧頓
得舍利掌而觀　僧遂出瓶授与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
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喜聞遂
贈二百緡乃服已豆　　取瀉而收之出尚書故事

劉子振

劉子振蒲人頗富厚業而不知大体尤好淩轢同道訐
公卿不耻於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
稠人廣衆罕有與立談者劉允章知舉歲患舉子納卷繁
多撓云納卷不得過三卷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凶譽

荊州貞元中市中有鬻劉者有印上簇針為衆物狀如蟾
蜍鳥獸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墨瘡愈後細於隨永印畎
雜俎陽

荊州鬻劉者